



“凉夏”基本成定局,但酷暑福利不会少

有3个以上高温天就能拿高温费

今夏的温度,真是让人感到惬意,三伏天中只出现了6个高温日。高温天变少了,酷暑变成“凉夏”,高温费还有没有呢?姑苏区劳动监察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,高温费发放只有对温度上的规定,至于按天还是按月计算,并没有具体规定,不过在执法过程中,一般认定一个月有3天或以上的“高温天”,企业就应当支付高温费。 尹焱



漫画 俞晓翔

三伏天仅6个高温日

相比去年52个高温日的酷暑,今年的夏天老天爷格外仁慈。刚过去的这个三伏天,苏城不但高温日少,而且最高气温也不怎么高,截止到目前,今年只出现了6个高温日,出现的最高温只有36.5℃,没有达到37℃的酷暑日标准。

昨天的最高气温24℃,走在外面,冷雨一淋,冷风一吹,再提多凉爽了。气象专家也指出,今年老天在盛夏没了火气,“秋老虎”再厉害,估计也难有大作了。因此,今年夏天,是不折不扣的“凉夏”。

气象专家指出,虽然今年夏天是个“凉夏”,不过,翻看气象记录,它并非最凉爽的。在苏州气象史上,没有出现过无高温日的夏季,但是,在1961年、1968年、1975年、1982年和1996年这五年中,整个夏季高温

日都只有1天,1997年为3个高温日,1999年为2个高温日。

可是,当日历翻到新世纪后,苏州到目前出现的6个高温日,的确要成为新世纪以来最为凉爽的了。新世纪以来,此前高温日最少的为2002年,只有7个高温日,此外,除了2000年、2001年和2008年,高温日在10~20天之间,其余的10年,都为20个以上的高温日。

高温天超过3个就有钱拿

天凉了,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,似乎高温天出现的频率也不会太高。领高温费的职工就开始担忧了,高温天变少,高温费是不是还照发呢?

苏州市姑苏区劳动监察大队刘峥嵘介绍,高温费的发放问题已在去年纳入了《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》,根据相关的规定,在最高气温

达到35℃以上的高温天气里安排露天工作的,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℃以下工作的(不含33℃),应当向职工支付夏季高温津贴,具体标准是每人每月200元,支付时间为4个月(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)。

“至于高温费是按月还是按天计算,现有的相关条例中并没有具体规定。”刘峥嵘解释说,在高温费发放的执行上,一直存在争议,按照平时的执行标准来看,一般一个月有3个高温天企业就应当支付高温津贴。执法时,执法部门将会以当天的温度作为标准,如果当天超过规定的温度,就应当发放高温费。

“温度标准按照苏州市气象局官方发布的度数。”刘峥嵘表示,作为执法部门,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上,一般都会尽量引导企业发放高温费。

调查

兼职没签合同,工资被黑掉一半

调查显示,35%的大学生暑期工遭遇不公平对待

大学生暑期打工不签合同,会不会遭遇不公平对待?近日,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一支调研团队通过对833份调查问卷分析发现,超过七成的大学生有暑期实习或兼职经历,但只有四成大学生具有维护短期工作权益的意识,签了劳动合同的还不到三成。暑期打工在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能增加一定的社会阅历,但对苏州大学大一学生戴佳晶来说,在经历整整一个多星期的讨薪后,她和小伙伴们已筋疲力尽。

戴佳晶说,今年暑假,她通过同学介绍得到了一份饮料促销的工作,事先并不了解工资发放的具体情况,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,只从同学那边得知是90元/天。工作结束后,老板却迟迟拖欠工资,

在 multidimensional 短信、电话穷追之下最终才得到薪酬,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应得报酬的一半。“哎,克扣的工资就当是交学费了。”谈起自己的遭遇,戴佳晶一脸无奈地说,若是向相关部门投诉的话,也会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而不了了之。

调研团队成员告诉记者,调查显示,35%左右的大学生都曾遭遇单位故意延长工作时间、拖欠或克扣工资,半数左右的大学生“暑期工”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。

对此,苏州大学法学院方新军副教授表示,学生假期兼职虽属短工行为,但也应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,约定工作时间、明确工资数额、工资支付时间及方式,以及违约责任等。 姚臻 孙佳桦

天气

今天小雨明天转阴

昨天苏州的雨水不断,温度也维持在清凉模式,稀里哗啦的雨让市民出门变得不方便。

今天的雨量还是会比较明显,最低气温在22℃左右,最高25℃左右,到下班时段雨势会有所减小,但防雨工作仍不能松懈。

从苏州市气象台的预报来看,短期内,苏城仍以阴雨为主。周四

起渐渐转为多云,温度会有所上升,达到30℃,之后又将是断断续续的阴雨天。湿度会比较大,体弱的市民要注意预防感冒。 尹焱

今明后三天天气

今天 小雨 22℃~25℃
明天 阵雨转阴 22℃~27℃
后天 多云 22℃~30℃

出行

350路公交明天开通

记者昨天从苏州市客管处获悉,新辟350路明天开通;同日,310路将进行线路拆分优化调整。

310路 走向调整后,将停靠东菱科技(软件学院)首末站、高博软件园东、小茅山东、茅山桥南、锦峰路科普路南、科技大厦、景润路科明路南、科普路龙山路东、苏州科技城管委会、龙山路太湖大道南、秀水大桥东、东渚中学、东渚宾馆、东渚、西渚、东渚龙景花园、龙景花园首末站、科灵路230省道、东菱科技(软件学院)首末站。

350路 沿途停靠金市首末站、前横泾村、五台山路嘉陵江路

西、五台山路松花江路西、松花江路昆仑山路北、昆仑山路松花江路西、昆仑山路嘉陵江路东、嘉陵江路青城山路北、市实验中学科技城校、天佑路科霞路南、科霞路西、龙山路青城山路南、龙山路科研路南、龙山路太湖大道南、苏州科技城管委会、科普路龙山路东、科技大厦、青山大桥西、苏州科技城、秀水大桥东、武夷山路漓江路东、漓江路雁荡山路南、漓江路吕梁山路北、漓江路五台山路南、五台山路金沙江路东、五台山路浔阳江西、前横泾村、金市首末站等28个站点。 蒋文龙

速读

“缘来虎丘”征美图美文

虎丘景区近日发出征稿启事,面向网友、拍客、游客等开展虎丘景区“缘来虎丘”美图美文征集活动。征集活动截至10月31日,并评出美文、美图类作品一等奖(5

名)、二等奖(10名)、三等奖(15名),并赠予丰厚奖品。有兴趣的市民可将原创作品发送至虎丘官方微信(suzhoutigerhill)。 尹焱

吴江慈善助学覆盖学前教育

日前,吴江区慈善总会公布了今年的慈善助学方案,与去年相比资助标准有所提高,资助对象范围扩大,首次将学前教育学段纳入资

助范围,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。同时,大学生享受的资助标准,由原来的每年每人6000元增加至7000元。 蒋文龙

70多名运动员备战江苏省第九届残运会 坐轮椅找感觉,教练磨青大腿

南京青奥会已经开幕,就在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青奥赛场的时候,一场属于全省残疾人运动员的盛会——全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也将拉开序幕。记者从苏州市残联获悉,本届省残运会苏州共派出了70多名运动员与20多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在内的百人团队,规模堪称历届之最。他们中,有为了不错过比赛,扭伤脚了也不放弃训练的“跑步健将”,有为了团队荣誉年过五旬仍然主动报名的退伍老兵,还有为了更了解残疾人运动员,自己坐轮椅坐到大腿发青的敬业教练。 蒋文龙

脚扭伤了每天仍跑4个小时

“天气热一点,没关系,我习惯了,每天在家下午三四点都会去锻炼一下,跑跑步!”作为参赛四届的老将,37岁的张震科仍在积极备战江苏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。

1978年3月出生的张震科先天性眼残,现左眼最好视力0.2,右眼几乎全盲,在训练跑步的过程中,脚很容易扭伤。张震科说,脚扭伤了后不急着涂药膏,先用热水泡泡脚,按摩一下,再敷上药膏,扭伤地方好得快。对张震科来说,脚扭伤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,即便脚扭伤了,他还会坚持每天四小时的跑步训练,“脚扭伤了,反而跑跑就不疼了”。

从2002年省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始,张震科每一届都没落下,多次获得奖牌。在这一届运动会中,张震科的参赛项目还未确定,据以往参加的项目来看有800、1500和5000米,并且都取得过优异的成绩,问及备战九残会有没有信心,他谦虚地说都不知道对手是谁呢,“自己努力就好了”。

集训一个月拼出三块奖牌

“肯下功夫,不怕出汗,能吃苦,就一定行!我有信心!”50岁的顾龙根是一名伤残军人,主攻铁饼、标枪和铅球。内向的他不太爱说话,在被问及集训过程中是否遇到困难时,他说:“没有什么,在部队的时候比这要艰苦。”在参加的历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比赛中,他没少拿金牌。

顾龙根1983年入伍,在兰州军区当侦察兵。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负伤,下肢一级残疾。2005年退伍后回到苏州老家,得知江苏省举办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,他积极报名参加。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训练,在教练员的专项训练下,他的成绩得到很大提高,经过连续四天的拼搏,他一举夺得铁饼冠军、铅球亚军、标枪季军三块奖牌,为苏州市代表队争得了荣誉。这次市残联组织残疾人运动员集训,备战江苏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,顾龙根又主动提出要报名参加,他说:“年龄虽然大了一点,但我还想出一份力。”

老教练坐轮椅陪练找感觉

51岁的徐彪是苏州科技学院体育老师,资深体育教练员,这次他负责集训备战九残会田径项目,也是首次带残疾人运动员。

“残疾人是很敏感的,你不经意的一个眼神,他就能读出你的心思。”徐彪说,相比以前带过的健全人运动员,残疾人更自觉,更吃苦。话音刚落,他就不好意思地撩起了右大腿内侧,一大块深色的皮肤露了出来,“我也体验了把残疾人运动啊。”原来,为了更好地传授体育经验,他跟残疾人一样,坐在特定比赛椅子上进行铁饼、标枪、铅球三个项目陪练。大腿与椅子钢管不断摩擦、碰撞,第二天淤青就出来了。

发现问题之后,徐教练跟苏州市残联工作人员就提出,要给运动员的大腿部绑好保护垫,减轻因摩擦对腿部皮肤造成的伤害。徐教练说,经过这样的一个亲身体会,他更觉得残疾人运动员身上那种自觉、吃苦、顽强的品质非常可贵。他谦虚地说:“我是在跟他们学习。”